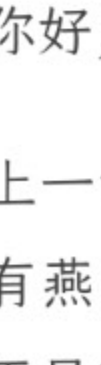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025 为什么说替罪羊是一种政治智慧？

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（年度日更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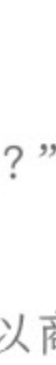
进入课程>

07-13



025 为什么说替罪羊是一…

09:50 9.01 MB



转述师：金北平

你好，欢迎来到《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》。

上一讲谈到，齐国占领了燕国之后，内有燕国不服，外有列强不忿，逼得齐宣王只能撤军。这件事很伤齐宣王的自尊，觉得没法在孟子面前抬头的了，于是陈贾请纓，要替国君分忧，搞定孟子。

孟子的反击

（陈贾）乃见孟子，曰：“周公何人也？”
曰：“古圣人也。”
陈贾曰：“周公使管叔监商，管叔以商畔也。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？”
曰：“不知也。”
陈贾曰：“然则圣人亦有过与？”

陈贾在孟子面前大谈圣人周公犯过的错，言下之意是：圣人也会犯错，我们国君虽然没听您的劝，在燕国问题上有点失策，但依然不失为英明伟大的君王。

那么，孟子会给陈贾和齐宣王这个台阶下吗？

（孟子）曰：
“周公，弟也；管叔，兄也，周公之过不亦宜乎！且古之君子，过则改之；今之君子，过则顺之。古之君子，其过也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见之；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岂徒顺之，又从为之辞！”
是岁，齐宣王薨，子湣王地立。

以孟子的一贯风格，绝对不会。

孟子的回答层层递进，第一层意思是这样的：周公和管叔是亲兄弟关系，周公是弟弟，管叔是哥哥，所以周公犯这种错误，在儒家推崇的亲亲之道里，绝对算得上情有可原。

这里稍微解释一下。周公和管叔确实是兄弟关系，但到底谁是哥哥，谁是弟弟，不同史料有不同记载，没法确定，好在这个细节并不十分重要。

管叔作乱，周公平叛，后来把管叔杀了，详细经过我在第1季有讲（S1-076）。

孟子的意思是，只要是人，天生就很容易被亲情蒙蔽，不会把亲人的动机往坏处想。如果周公一开始就防着亲哥哥，可以剥离亲情，以冷静、客观的眼光来做人事安排的话，确实大概率上能够防患于未然，但人活到这个份上，实在太薄情寡义了，没人味儿了。

如果连人味儿都没有的话，就算再怎么明察秋毫，算无遗策，也不配成为圣人。所以，周公虽然错了，但错得很对；如果没错，那反而错了。

这个逻辑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奇怪，但很值得你去仔细品味一下，因为它是儒家伦理当中相当重要的一环。

君子之过

再看孟子的第二层意思：不再讨论周公了，而是转换焦点，批评陈贾。原话铿锵有力，是这么说的：“且古之君子，过则改之；今之君子，过则顺之。”所谓君子，本义是封君之子，有贵族身份，因为有贵族身份，所以格外注重——也应该格外注重——荣誉。

古今对比从来都是雄辩家的经典话术，在儒家概念里，古代的都是好的，现代的都是坏的，君子也不例外。古代君子 and 现代君子虽然都会犯错，但古代君子知错就改，并不避讳，现代君子却徒有贵族身份，没了贵族操守，犯错之后就是不改，索性将错就错。

孟子的第三层意思，原话也特别漂亮：

“古之君子，其过也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见之；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岂徒顺之，又从为之辞。”
意思是说，古代君子犯错误，就好比日食、月食，老百姓都看得到，等到改过的时候，老百姓依然仰着头——一来还都看得到，二来仰视的姿态没变，并不会从仰视变成蔑视。而现代君子犯了错，何止拒不悔改，还要捏造一番漂亮的道理来给自己开脱。

孟子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却已经指桑骂槐，把陈贾和齐宣王一起骂了进去。

因为孟子这一顿骂，陈贾这个本应当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名见经传，名字成为了一个不太光彩的典故。

南宋大儒朱熹做官的时候，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贪赃枉法，这是儒学史上的一大公案，还引出了名伎严蕊那首著名的《卜算子》（不是爱风尘）。

按照朱熹支持者的说法，唐仲友背后有朱熹惹不起的大靠山宰相王淮，后来在王淮的指使下，一名偏巧也叫陈贾的监察御史上疏抨击朱熹一派所谓道学欺世盗名，搞得朱熹相当狼狈。于是有太学生看不惯，写诗讽刺陈贾，诗是这么说的：

周公大圣独遭谤，元晦真贤亦被讥。
堪叹古今两陈贾，如何都把圣贤非。

——《消陈贾》

这首诗的意思是，战国年间的陈贾诽谤周公，宋朝的陈贾诽谤朱熹，一古一今两位陈贾，不但同名同姓，连行径都如出一辙，可叹啊，可叹！

替罪羊

陈贾虽然在孟子面前碰了一鼻子灰，还被后人嘲讽，孟子虽然大义凛然，一番道理貌似都是正理，挑不出毛病，但是，孟子这番道理虽然适用于君子的自我修养，却真的不大适用于大型组织的管理。

因为在人类天然形成的群居模式里，首领只有够强，才能够形成向心力，而一旦他变弱了，那么，无论道德水平有多高，离心离德总会自然而然地发生。犯错就是变弱的表现，所以领导者是不能犯错的，换言之，有德有位的圣人确实应该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半人半神，神人同体。

无论他是不是这样的存在，至少要让大家相信他是这样一种存在。

所以汉朝以后，贾谊提出了“阶级”概念，要让皇帝和老百姓拉开距离，所以相权才变得格外重要，国家运转一旦出了错，宰相或者其他具有宰相资格，位高权重的人，就会成为替罪羊，皇帝的权威无论如何都不能受到丝毫减损。

皇帝就算有错，并且承认错误，最要承认的也应该是“失察”一类的错误，检讨自己被奸臣蒙蔽了双眼。

这样一种政治智慧来之不易，因为替罪羊原本应该是最高统治者本人，这就是蒙昧时代里的酋长也好，首领也好，王也好，所必须承担的风险。

而替罪羊角色下移，最高统治者权威无损的策略，在东方和西方不约而同都出现了，西方甚至还搞出了专有名词“教皇无谬性”和“国王无谬性”，这方面的内容，我在《熊逸书院》讲霍布斯《利维坦》和贾谊《新书》的内容里详细讲过。

回到齐宣王的问题上，这个时期的战国列强已经纷纷走向集权了，统治者不能示弱。所以打肿脸之后必须充胖子，打落牙齿要往肚里吞。

当我们读历史，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，直觉上总会在个人道德的层面上生出反感，殊不知如果把孟老夫子安置在齐宣王的位置，齐国早就撑不到如今了。

当然，对于这样的结果，孟子倒也不会介怀，反正尽人事，听天命也就是了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“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”。

孟子的另一个问题是，他本人是高知，能和国君近距离相处，期待的是一个君子型的统治者，是人而不是神，知错就改，而他没想到群氓想要的不是人，而是神，不是知错就改的人，而是不会犯错的神。

齐宣王的纠结

至于齐宣王，他之所以会有纠结，是因为战国时代，集权政治刚刚萌芽不久，各国统治者都在摸着石头过河，谁也不比谁多几分历史经验。

而在百家争鸣当中，各家各派为了斗嘴能赢过对方，就很有编造论据的动机，于是所谓的历史经验越来越丰富，所谓的历史上的名人名言也越来越多，把各国统治者忽悠得五迷三道，到底信谁不信谁也就只能凭个人偏好了。

所以，以齐宣王所知道的历史经验，所学过的政治哲学和管理学知识，还不足以使他认识到自己作为集权统治者，“国王无谬性”必须成为标配。燕国的事情高开低走，丢了脸，其实也没太大关系，只要找个替罪羊杀掉，给国民情绪开一个宣泄口也就是了。

看完陈贾和孟子的这一场唇枪舌战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想想：战国诸侯做什么都喜欢拉帮结派，毕竟在势均力敌之下，谁也不敢不考虑国际关系，所以齐国对燕国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，难道就真是单枪匹马搞出来的，一个盟友都没拉吗？

人家还真是有盟友的，只不过司马迁和司马光都不知道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同时段里的国际舞台上还发生了哪些大事呢？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划重点

添加到笔记

1.古今对比从来都是雄辩家的经典话术，在儒家概念里，古代的都是好的，现代的都是坏的。

2.在人类的群居模式里，首领只有够强，才能够形成向心力，一旦他变弱，离心离德就会发生。

3.汉代以后，国家运转一旦出了错，位高权重的人会成为替罪羊，是为了保证皇帝的权威不受到丝毫减损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我们为这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，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，和其他同学互相交流，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。课程老师@熊逸、主编@李倩也会不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~

戳此参与讨论>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
来，带你跑个中国历史马拉松
版权归得到App所有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

< 前一篇

后一篇 >

赞赏

如此好文章，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！

微信

朋友圈

用户留言

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

李盈

+ 关注

7月13日

最高统治者威严无损的策略，在古代埃及就已经执行的炉火纯青了。法老掌握全国的军政、司法、宗教大权，其意志就是法律，相比之下，法老的权力比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还要大。

因此，法老需要在各个方面都煞费苦心，维持住自己半人半神的形象。比如王冠，头饰，权杖，眼镜蛇，一看就让人心生敬畏。当然，法老还要着力打造自己的陵寝金字塔，以及创造一个关于神秘诅咒的传说。

可以说，就制造神秘主义的手法来说，法老真是登峰造极，而且，效果确实不错。当时那种没有成熟管理体系，但是古埃及延续了接近5000年，如果不是气候变迁，统治还将继续一段时间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1

6

124

分享